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第三十九回 宇文謀君 貴兒罵賊

詞曰：興衰如九轉，光陰速，好景不終留。記北狩英雄、南巡富貴，牙檣錦纜，到處遨遊。忽轉斜陽鴉噪晚，野岸柳啼秋。暗想當年，追思往事，一場好夢，半是揚州。可憐能幾日花與酒？釀成千古閒愁。謾道半生消受，骨脆魂柔。奈歡娛萬種，易窮易盡，愁來一日，無了無休。說向君、如不信，試看迷樓。——調寄《風流子》

話說眾郎將議立盟主，司馬德勤首舉一人，趨行樞忙問是誰，司馬德勤道：「吾遍觀眾人，雖各有才智，然不足以壓眾，唯宇文將軍令兄諱化及者，及許國公之子，見任右屯衛將軍之職，氣概雄豪，方可為也。」裴虔通與眾人齊說道：「非此人不可，司馬將軍言之是也。但事不宜遲，便可速行。」遂一齊到宇文文化及私室來見。

原來宇文文化及乃宇文述之子，為人色厲內荏、好貪多欲。當日聞眾人來見，慌忙接入問道：「諸公垂顧，未知有何事故？」趙行樞說道：「今主上荒淫酒色，游逸過度，棄兩京不顧，又欲再幸江東。今各營禁軍，思鄉甚切，日望西歸，皆不願從。我等眾人意欲就軍心有變，於中圖事，誅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此帝王之業也！必須立一盟主，鉗束軍士。眾議皆以將軍位尊望重，可為盟主，故特來奉請。」宇文文化及聞言，大驚失色，慌得汗流浹背，忙說道：「此滅族之禍也，諸公何議及此？」司馬德勤道：「各營禁軍，皆我等執掌，況今人心搖動，又兼天下盜賊並起，外無勤王之師，主上勢已孤立，誰能滅我等之族！」宇文文化及道：「外雖如此，滿朝臣子豈無一二忠義智勇之士？倘倡義報仇，卻將奈何？諸公不可不慮。」裴虔通道：「吾觀在廷臣子，皆諂諛之人，不過貪圖祿位而已，誰肯傾心吐膽，為朝廷出力！即間有一二人，忠者未必有才，才者未必能忠。只一楊義臣，忠勇素著，近又削職去矣，誰能與我等為仇？將軍請放心為之，萬無一失也。」

宇文文化及又沉吟半晌道：「公言固是，但主上大駕在此，玄武門驍健宮奴，尚有數百人，縱欲為亂，何由得人？倘先知覺其事，我等難免誅戮也！」眾人聞言，一時答應不出，俱面面相覷。只見宇文智及說道：「此事何難？宮奴皆司宮魏氏所掌，魏氏最得主上親信，今只消將金銀賄結魏氏，叫他請主上驅放宮奴；主上在昏聩之時，必然聽從。宮奴一放，再無慮矣。」眾人皆大喜道：「此等謀算，不減漢之張子房，何憂大事不成也！」宇文文化及說道：「既蒙諸公見推，今不得已而從之，禍福唯命也！」眾人大喜道：「得將軍俯從眾望，可計日而富貴矣！」裴虔通道：「大議既定，便事不宜遲，須先賄結魏氏，請放宮奴。」宇文文化及道：「誰人可往？」令狐行達道：「某不才願往。」遂領了許多金銀帛，潛身送與魏氏。原來這魏氏乃一婦人，專掌司宮之職，管領著一班驍勇宮奴，守衛玄武門，以備不虞。這日得了眾人許多賄賂，便入宮奏於煬帝道：「玄武門守禦宮奴，日日侍衛，再無休息之期，甚覺勞苦。伏乞聖恩放出一半，令其輪班替換，分值上下，則勞者得逸，逸者不勞，實朝廷休息軍士之洪恩也。」煬帝道：「這些宮奴，日日守禦，亦殊太勞，又且無用。就依汝所奏，放出一半，其餘分值上下，以見朕體恤軍士之意。」魏氏忙叩頭謝恩道：「萬歲爺洪恩，真天高地厚矣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待朕親制一詔，使各營軍士咸知朕意。」遂命近侍取過筆硯，信手寫道：

「寒暑遞用，所以成歲功也；日月代明，所以均勞逸也。故士子有游息之談，農夫有休息之節。咨爾髦眾，服役甚勤，執勞無怠。埃溢於爪發，蟻蝨結於兜鍪。朕甚憫之。俾爾休番，從便億戲，無煩方叔滑稽之請，而從衛士遞上之文。朕於侍從之間，亦可謂恩矣。故詔。」

魏氏領了旨意，隨將宮奴放出一半，令其輪班更換。眾宮奴得此一空，便都懈怠躲避，不來守禦。司馬德勤等聞知此事，皆暗暗歡喜。遂同裴虔通密召禁軍曉諭道：「今主上不恤群下，流連忘返，縱欲無度；兩京殘破，不思恢復。又欲東幸永嘉，若再從其巡遊，則爾等老死於他鄉，父母妻子，此生不能見矣。今許國公宇文將軍，欲倡大義，指揮左右，復返長安，與爾等息其勞苦，不知爾等眾人心下肯聽從出力否？」眾人說道：「某等離家數載，日夜思歸，況主上荒淫無已，我等勞苦無休。將軍若倡大義，提挈還鄉，我等唯命是從。」司馬德勤等大喜，遂定約於四月中，舉火為號，內外接應，共圖大事。正是：

民為水兮君為魚，水如枯涸魚何居？

謾誇萬乘威權重，須信一民能勝予。

又云：

從來兵將猶如火，戡治無方便自焚。

試看隋家勞士卒，紛紛攘攘共謀君。

按下眾人議定日期動手不題。且說煬帝在宮中，國事全不理論。每日只打點要徙都丹陽，再幸永嘉，以圖歡娛。一日，與蕭後同游十六院，多飲了幾杯酒，因是四月天氣乍長，一時困倦起來，就在第十院中龍榻上，投身而睡。才蒙眊睡去，恍惚之中，忽見越國公楊素青衣小帽走來奏道：「陛下好受用！整整一十二年，今日才來，叫臣等得好苦！」煬帝猛抬頭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與卿久別，為何這等模樣？不知等朕有何事故？」楊素道：「陛下還不知，當時遣張衡入侍寢宮，與假詔殺太子，二事俱發矣，今日單等陛下三曹對案，看是何人之罪？」煬帝道：「此皆卿設謀不善，朕有何罪？」楊素道：「謀雖是臣設，然皇帝是誰做？主意是誰出？陛下如何推得這等乾淨！」煬帝道：「是卿也罷、是朕也罷，此乃往事，今日為何提起？」楊素道：「陛下快活的日子多，往事想都忘懷了。臣也不與陛下細辯，只同去，自有人與陛下見個明白。」

煬帝初猶捱住不肯去，被楊素催逼不過，只得隨楊素而來。到了一處，彷彿就像西京仁壽宮的模樣。走到階前，往上一看，只見正中間，端端正正，坐著一人，頭戴沖天冠，身穿蟒龍絳袍，十分嚴肅。煬帝心下暗想：「如何又有一個皇帝在此！」忙定睛一看，卻認得是先皇文帝也。吃了一驚不小，轉身往外便走，腳才移動，只聽得文帝大叫道：「楊廣哪裡去？不來見我！」煬帝嚇得魂魄俱無，手足失措。只得走進殿來，俯伏在地說道：「兒久違陛下，時切孺慕；不期今日復睹慈顏。」文帝怒罵道：「你這殺父畜生，已到今日，尚敢花言巧語欺誰？」煬帝道：「篡逆之謀，皆楊素、張衡二人所設，與兒無乾。」楊素忙說道：「謀雖臣設，臣設謀卻為何人？這還賴得，難道奸父妃，也是老臣？」煬帝羞得滿面通紅，無言回答。文帝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罪惡滔天，不容於死！今日相逢，焉能饒你！」遂向近侍手中，取了一口寶劍，親自起身來斬煬帝。煬帝嚇得汗流浹背，魂不附體。正無奈奈何，忽屏風後面，轉出一人攔住道：「陛下息怒，且慢動手。」煬帝忙抬頭一看，乃獨孤皇后也。連忙叫道：「母親快救兒性命！」文帝遂縮住手問道：「斬此不肖畜生，御妻為何攔阻？」獨孤後道：「阿摩罪固當死，但上帝已有案在皇甫君處，陛下焉可輕斬！且放他回去，少不得要明彰天罰。」文帝猶怒氣不息道：「既如此，只是好了這個畜生！且去且去！」煬帝聽了一聲叫去，猶如拾到了一條性命，哪敢再言，慌忙趨出。直走到宮外，心下方才稍定，卻又認不得歸路。正躊躇間，忽背後一人叫道：「楊廣哪裡去？快還我命來！」

煬帝急回頭看時，只見太子楊勇，手提一把大鋼刀，大踏步趕來，嚇得魂魄全無。正待上前剖割，楊勇怒氣沖沖不管好歹，舉起鋼刀照頂梁骨斬來。煬帝躲閃不及，吆喝一聲道：「不好了，吾死也！」楊勇的刀才下去，只聽得頭頂上一聲響亮，現出一個怪物，生得十分醜惡，張牙舞爪，如虎般竟撲楊勇。煬帝偷眼一看，非熊非羆，卻是一個牛大的老鼠。煬帝又著了一驚，忽然驚醒，嚇得滿身上冷汗如雨。蕭後看見煬帝神情怪異，忙斟了一杯香茗奉上，問道：「陛下為何驚悸？想是有什夢兆。」煬帝定一定神說道：「朕得一夢，大是不祥。」蕭後道：「有何不祥？」煬帝就將夢中所遇，一一細說了一遍。蕭後道：「夢寐乃精神所結，此皆陛下注意兩京、追思先帝，故有此夢。」煬帝道：「頭上飛出大鼠，不知何故？」蕭後道：「或者應在四方，這些鼠賊當平耳。」煬帝道：「縱是賊平好兆，朕也幾乎驚殺！」

此時天色已晚，院中掌上燈來。院妃呂夫人又排上宴來，大家依然又飲。飲不多時，忽聽得宮門外喊聲震地，就如軍馬廝殺之狀。煬帝遂同蕭後走出院外來看。只見東南上一派火光燭天，照耀的滿天通紅。煬帝著驚道：「此是為何？」隨叫眾太監去探望。眾太監領旨，忙要跑到宮外去看。才走到宮門口，只見直閣裴虔通領了許多軍士攔住宮門問道：「列位要往哪裡去？」眾太監道：「奉旨看是哪裡火起，為何有許多聲吶喊？」裴虔通道：「乃城東草房中失火，外面軍民救火，故如此喧嚷。列位不必去看，即以此回旨便了。」眾太監信以為真，便都車轉身跑到第十院來報與煬帝。煬帝道：「原來是草房中失火。」遂不放在心上，仍舊同蕭後眾夫人到院中去飲。大家飲得沉沉酣酣，方回正宮去寢。正是：

酒杯豈是存身地？裙帶應非避世場。
何事愚君不思付，臨危猶向此中藏！

煬帝一覺醒來，天還未明。只聽得一派殺聲喊入宮來，不知何故？慌忙叫人去看。原來司馬德勤與趙行樞、裴虔通約定日期，內外舉火為號，各領禁軍團團將皇城圍住。各要害之處，俱著兵把守。見天色微明，便領了數百騎，一齊殺入宮來。此時驍勇宮奴，俱被魏氏放出，無一人在宮。各殿守禦將士，皆為裴虔通等詔諭去了。唯有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千牛備身獨孤開遠二人，這一日正守宿內殿，聽得外面軍聲鬧嚷，情知有變。獨孤盛忙率了千餘守宿兵士出來迎敵。剛遇著司馬德勤殺將入來，獨孤盛攔住大罵道：「背君逆賊，休得無禮，有吾在此！」司馬德勤道：「識時務者，方為俊傑。今聖上荒淫無度，游逸虐民，我等倡大義誅殺無道，汝何不反戈相助，富貴共之？」獨孤盛大怒道：「主雖無道，君也，汝何人？敢妄希富貴！不要走，吃吾一刀！」遂舉刀劈頭砍來。司馬德勤挺槍相迎。二人戰未數合，忽裴虔通從左掖門殺來。獨孤盛不曾防備被裴虔通斜刺一刀，將頭斫下。眾軍看見主將被殺，哪有心戀戰？又無處躲避，都一齊喊叫起來。司馬德勤與裴虔通乘勢亂殺，鬧得宮中就如鼎沸一般，好不慘毒！正是：

郎將與禁兵，驅役如草芥。
一旦反操戈，禍有天來大。

獨孤開遠聽得獨孤盛被殺，欲要再引兵來戰，又慮眾寡不敵，只得轉進宮來，要請煬帝親出督戰，以彈壓軍心。此時煬帝已聞知兵變，驚得手足無措，忙叫將閣門緊緊閉上。獨孤開遠到了閣門，見門緊緊關閉，事在倉促，也分不得宮闈內外，遂同眾兵齊聲喊奏道：「賊兵變亂入宮，軍心懼怯，請萬歲天威親臨督戰，則眾賊必然震懾。臣等效一死戰，則禍亂可頃刻定也。」內中傳旨道：「萬歲爺龍心驚怖，不能臨戰，著將軍等盡力破賊，當有重賞。」獨孤開遠奏道：「萬歲不出，則賊眾我寡，臣等雖肝膽塗地，亦無用也。請聖駕速出，猶可御變；若再稍遲，賊兵一到，便玉石俱焚，悔之不及矣！」內中又傳旨道：「聖駕安肯輕臨不測？且暫避內宮，著將軍努力死守。」獨孤開遠奏道：「此時掖庭已為戰場，賊兵一到，豈分內外？萬歲往何處可避？若不肯出，社稷俱不能保矣。」

說罷，首觸閣門，嗚咽痛哭。近侍忙報與煬帝。煬帝驚慌得目瞪口呆，聽得獨孤開遠竭力苦請，便要出來。蕭後忙攔住道：「眾兵既已為亂，豈認君臣！陛下出去，倘戰不利，如之奈何？莫若暫避宮中，天色亮了，百官聞之，少不得有勤王之兵，那時便好區處。」煬帝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就要去躲。此時慌慌張張，也沒工夫梳洗，蓬著頭，止同蕭後並兩三個美人，竟躲入內宮一座西閣中去。獨孤開遠在閣門外，哭叫了一會，見內中並無消息，情知煬帝不肯出，事不能濟。因回顧左右大叫道：「眾人有忠義能殺賊者隨我來！」眾兵見煬帝不出，料敵不過，無一人敢應，皆漸漸散去。獨孤開遠正無法奈何，只見喊聲動地，司馬德勤、裴虔通、令狐行達一班賊黨，俱殺奔閣門而來。獨孤開遠挺槍大罵道：「逆賊終年食朝廷厚祿，今日乃敢反耶？」裴虔通亦罵道：「我等殺無道以就有道，乃義舉也。爾不識天命，徒自取死。」舉刀劈面斫來，司馬德勤與令狐行達俱一齊動手，大家混殺一場。獨孤開遠縱然驍勇，當不得賊兵人多勢眾，如何搪抵得住！不多時，已為亂兵所殺。後人有詩單贊其忠義云：

叩閣孤忠在，臨危獨力支。
謾嗟身被戮，終是烈男兒！

眾人既殺了獨孤開遠，便一齊領兵湧到閣門。見閣門緊閉，便不管好歹，乒乒乓乓登時打開，竟往內中殺入。嚇得眾宮人、內相魂膽俱喪，這裡躲死，那裡逃生，都亂竄做一堆。司馬德勤等殺入寢宮，不見煬帝，便領兵各處尋覓。怎奈宮中深遠，左一會，右一會，哪裡尋覓得了！大家尋到永巷中，忽然撞見一個美人兒抱了許多寶物，要往冷宮去躲，被裴虔通一把抓住問道：「主上今在何處？若不實說，一刀兩段。」那美人初還推說不知，見裴虔通舉刀要殺，勢頭不好，料想回他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望將軍饒命！皇爺實躲往西廂閣中去了。」裴虔通詢知是實，方才把美人放了。同眾人一湧徑到西閣中來。到了閣下，聽得上面有人聲，知是煬帝。令狐行達遂拔刀先登，眾人相繼而上。只見煬帝與蕭後相對垂淚，煬帝看見眾人便說道：「汝等皆朕之臣，朕終年厚祿重爵，給養汝等，有何虧負於汝？卻為此篡逆之事，相逼於朕！」裴虔通道：「陛下只圖自樂，並不體恤臣下，故有今日之變。」

煬帝無言可答。只見背後轉出朱貴兒來，用手指定眾人說道：「聖恩浩蕩，爾等安得味心？不必論終年厚祿，只三日前，因慮汝等侍衛春寒，詔宮人裝裹絮袍絮，以賜汝等。萬歲親身臨視催督，數千袍只兩日就令完工。前日賜汝等，汝等豈不知也？聖恩如此，尚謂並不體恤，是無人心也！」煬帝遂接說道：「朕不負汝等，何汝等負朕也？」司馬德勤道：「臣等實負陛下；但今天下已叛，兩京皆為賊據，陛下歸已無門，臣等生亦無路。且今日已虧臣節，雖欲改悔，其可得乎？唯願得陛下之首，以謝天下！」朱貴兒聽了大罵道：「逆賊焉敢口出狂言！萬歲縱然不德，乃天子至尊，為一朝君父，冠履之名分凜凜。汝等不過侍衛小臣，何敢逼脅乘輿，妄圖富貴，以受萬世亂臣賊子之穢名！趁早改心滌慮。萬歲降旨赦汝等無罪。」裴虔通道：「騎虎之勢，安得下也！汝掖庭賤婢，何敢巧言相毀！」朱貴兒大罵道：「背君逆賊，汝倚兵權在手，輒敢弄兵禁庭！今日縱然不敵，然隋家恩澤在天下，天下豈無一二忠臣義士，為君父報仇！勤王之師一集，那時將汝等碎屍萬段，悔之晚矣！」令狐行達大怒道：「淫亂賤婢，平日以狐媚蠱惑君心，以致天下敗亡，今日乃敢巧言毀辱義士，不殺汝何以謝天下！」遂揮亂兵一齊動手。朱貴兒大罵道：「人誰無死？我今日死萬歲之難，香名萬世，不似汝等逆賊，明日碎屍萬段，也不免臭名千載！」罵不完，亂兵刀劍早已齊上。可憐朱貴兒玉骨香魂，都化做一腔熱血。後人讀史到此，有詩悲之道：

鬚眉男子偏為逆，柔脆佳人知報恩。
世事不堪三歎息，千秋萬歲弔芳魂。

令狐行達既殺了朱貴兒，便一手執劍，一手竟來要扶煬帝下閣。煬帝見殺了朱貴兒，驚得魂不附體；又見來扶下閣，慌得大聲叫道：「扶朕有何事，這等相逼？」令狐行達道：「吾不知有何事？汝只去見許公。」煬帝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是誰為首？」司馬德勤道：「普天同怨，何只一人？」煬帝捱了不肯下閣，被眾兵一齊上前推擁而行。煬帝原不曾梳洗，被眾人推來推去，弄得蓬頭跣足，十分狼狽。蕭後看見如此形狀，趕上前抱住放聲痛哭道：「陛下為了半生天子，何等富貴！不期今日落在眾奸人之手！這般模樣，妾心痛不可言！」煬帝亦大哭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料不能復活矣！只此就與御妻是永別了。」蕭後哭道：「陛下先行，妾尚不知命到何時，料亦不能久矣！」令狐行達大叱道：「許公有命，便可速行，哭有何益！」煬帝與蕭後猶把持不捨，被眾兵分開蕭後，擁逼煬帝往前殿而去。正是：

十年富貴窮天下，一旦刀兵不保身。
自是天心壓淫亂，非乾侍衛敢欺人。